趣园寻趣

□ 张明军

这是一个不大的园子，在白玉兰宾馆的对面。很多人不知道这地方，即使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袖珍公园，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因此，它近乎无名。

说它是个公园，未免高看了它。它大约只有两个足球场大小，并无围墙之类隔断，四边均可入园。在园子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环形的小路，浅白色的方石板铺就。小路没有路牙，和一地的花草融为一体，仿佛是从地上长出来的。沿着这条路行走不远，就会有一条新的小道衍生出来，俨然是这条路的枝丫，不声不响地将你延入树丛。

这个园子里的花草很茂密，一年四季生机盎然。园子里的树很杂，高大的樟树自然是园里的主角，四季常绿；与之比肩的是朴树，虽然高度仿佛，但树叶不及樟树油绿。在比较高大的树中，居然还有一棵榆树。按理说它并不属于景观树木，为什么要在这园子里栽上这样的一棵树？榆树不搭理我的疑问，冷峻地沉默着。

除了这些高大的树，园子里更多的是相对矮小的花木。这些花木开放的时间不同，她们有着自己的节奏。迎春花开放是早的，仿佛刚过春节，她就早早地来园子报到了。可见，她与梅花、水仙、山茶花被尊为“雪中四友”确非浪得虚名。迎春花开放是急切的，从一开始的点点嫩黄到不经意的满眼成金，仿佛是一刹那的事。

三月的桃花并不烂漫，整个园子也就三两株，显得单薄了些。这些桃比较瘦弱，是未经嫁接的毛桃，她的花事极易让人疏忽，但到了夏日，她的果倒还是有模有样，虽然僵小，表面亦不缺那层淡淡的红，轻咬之下，略带苦甜。每到桃花盛开的季节，我都特意到园子里走走，很希望找到一株开满白花的桃树，不因美丽，只为情怀，“刘郎去后情怀减，不肯红妆到如今”，然而，兴起而至，怅然以归。

园子里的海棠以垂丝海棠为多，西府海棠也有，少。每年四月，她准时赴约，从不迟到。在园子里，开得最为壮观的是杜鹃。每到花开时节，她不管不顾，姿态浓烈，给人盎然恣意，酣畅淋漓的快慰。

园子里春和夏都是热闹的，让人觉得生命的蓬勃。如果说园子里的春天给人以视觉的盛宴，那么，它的秋天带给人更多的则是思考。深秋的枫叶红了，小杜说“霜叶红于二月花”，这血色的浪漫极易让人深刻。园子里的枫树并不多，整个园子也就两三处，在满园的绿中这火一般的红是那样灵动。

秋天的园子里让人感动的还有西北角的蒲苇，这一丛蒲苇高及丈余，苇秆粗壮，芦花蓬松，叶绿花白，凛冽中从容自若，风度卓绝。园中的银杏平时不事张扬，只有到了深秋，它才用生命的本色为成熟皴染上一层深刻。可以说，园子里的秋天若离开了枫树的红、蒲苇的白和银杏的黄，深秋的意趣将淡然无味。

园子里的冬景极为寻常，冬青常绿，一地枯黄。一场雪后，照例不能免俗，处处银装素裹，枝条晶莹。雪后的空气是那样的清冽，园子里没有了芜杂与喧闹，唯有岁寒三友还默默地坚守着生命的承诺。竹只一丛，并未成林，密密匝匝，挤在一道，全无疏朗潇洒之风姿，只剩抱团取暖之想象。松依然沉稳，一冠常青，根枝虬劲。纵然风狂雨骤，岁月斑驳，亦只等闲视之，不改坚劲。园子里的梅有红、白二色，红者如火，白者似霞。它们并不在一处，红梅热烈于道边，白梅孤清于石后，真是连气同根，却风姿殊然。

这个园子我去过多遍，但一直不知其名。直到一日，我无意间在一块形状奇古的石上见到“趣园”二字，才豁然开朗。此石置身草丛，随遇而安。“趣园”字大如拳，墨绿扁平，取意汉隶，颇为古雅。想想此园四季，春花夏荫秋果冬青一样不少，确有园色；布局精巧，小道乱石木桥浅水各有禅机，内蕴意趣，确实不负园名。

趣园虽与市政务服务中心毗邻，平时吃完午饭，一些工作人员会来园子里散步，消食。他们大多结伴而行，午休的时间有限，只转一两圈就回去了。早上来的人倒是相对固定的，有几个中年人沿着小路快走。两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天一放亮就来遛鸟，每人都挑着两个鸟笼，他们是约好了的。到了后把鸟笼挂在树上，闲聊，甩手，慢走。太阳要升起来了，收拾鸟笼，各自回家。

公园的北端有一块不大的空地，每天黄昏时节，都有几个大妈来跳广场舞。她们带了音箱喇叭，到了后无需热身，来了就跳。她们跳舞的曲子也很固定，天天都是《小苹果》《荷塘月色》《最炫民族风》之类，日复一日。

到了冬天，那两个舞剑的就来了。他们来得并不早，差不多八九点钟。这两个人应该都七十开外了，一个穿着一身白色的练功服，手中一口锃亮的宝剑，很有一点仙风道骨的模样。另一个就是很寻常的衣衫，连剑都没有，每日只撅一根树枝作剑。他们练得认真而投入，一招一式，毫不含糊。华服老者很严谨，每天一套太极剑，舞完即走。而以树枝作剑的老人看起来随意得多，他有时一套结束了，意犹未尽，还会再练会。有时只练了一会就收式走人了，问之，曰：“没有感觉”。

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此乃趣也。此趣看似平常，不为王子猷所独有，然而，要做到并不简单。譬如这趣园之趣，在于识与未识之间，不必强求，方为真趣也。

芦苇有恩

□ 王 晓

望一眼对面楼顶粉子面一样的霜，年过七旬的父亲一边用酒泡生姜擦手，一边幽幽地说：以往这时节，在老家，上滩剐柴忙得正热火。

父亲手上有冻疮。就算现在有空调，有热水器，紧邻长江的小城，气温还没到零下，父亲手上的冻疮就冒头了，试过各种秘方无效。父亲说是早年剐芦柴落下的根。

少年记忆，特别羡慕电影电视上的东北人家，大雪封门，一家人团坐在炕上，炕头是锅，热热乎乎，吃吃喝喝，猫冬。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冬天，农人们该消停些，养精蓄锐。可我的乡亲一刻不得闲，冬天尤其忙。

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少说有两三千亩，分属沿湖的三个大队。大集体时，各家平均出工，统一上滩割芦苇，运回按人头分，这叫烧锅柴。仅够各家烧锅。早上天不亮就出门，撑船要一两个钟头才到达。数九寒冬，竹篙拖上来还没有插下去，就结了一层薄冰，滑得抓不住。父亲抽两把稻草，揉一揉，贴在手掌上当护垫，埋头往闸口外撑。

后来分田到户，芦滩也分了，各家割各家的。有能力的还能“盖”到别的村庄没人割、割不动的芦柴滩。我问父亲，明明是买，怎么用盖这个字。父亲吐了一口烟，盖就是盖嘛。从父亲的叙述中，我理解了盖，就像撒了一张网，滩面上的高柴、矮柴、杂草，还有甲鱼、黑鱼，乃至田螺，一个不漏，才对得住出的价码。

有一年，父亲带着姨娘家、姑姑家，还有两户处得好的邻居，一共五家，到隔壁乡镇盖了一百多亩芦滩。看滩的人说，这个王师傅精呢，我看几十年柴滩，不知道这一片有72个墩子，他跑半天，一墩一墩数过来了。一百多亩芦苇滩，黄亮铮铮的芦苇似旗，飞絮如花，望不到头，看不见人，盖了三千块钱。这笔巨款，父亲他们当然拿不出，先凑几百交定金，上了滩割了苇，钱就来了。高高直直的留着回家编帘子。一米五以下的小矮柴，捆成十八九岁小姑娘腰粗细，一个一块钱，有北边人来收，说是编小帘子，晒馒头片粉丝面条等。再落下的大屁股草，卖给烧窑人，一百斤三块钱，抢着要。盖滩钱基本不用自己掏，这两项收入抵了。偶尔水边割苇，镰刀砍个钻泥巴的黑鱼，或捡个猫冬的甲鱼，一顿好伙食就有了。芦滩小心火烛，做饭在撑去的水泥船舱里，黑鱼慈姑汤，红烧甲鱼，卖柴草有钱了，再去岸上买几斤肉，烧红萝卜，船尾柴草搭的人字棚里吃得那个香啊！这样的美事不常有，清苦之中一两回，叫父亲回忆至今。

剩下高高秆柴，码成五垛，随便抓个阄，各家开始往回运。扛到水边堆上船，扛的路有多远？最远有二里。芦滩没有路，割过的芦苇茬子像刀。我小时候去芦滩春游，回力牌球鞋一下子戳穿，脚板底还淌血呢。父亲他们有办法，没有球鞋，也舍不得布鞋，在布鞋外面绑个木板底，年年冬天都穿，五寸厚的木板底磨薄了，有的地方快磨通。

父亲他们从荡里回来的时光都在傍晚，冬天的傍晚，阴冷或者飞雪。锅里的饭菜热了又热，我们饿得猫抓心，水码头长跳板上望了一回两回三四回，好不容易盼来了吃水很深的船，堆得高高的柴垛子，飞雪中撑船的父母，一人一边在船尾，父亲眉毛头发全白，母亲的三角头巾也白了，两个人都单衣薄裳，用篙子和船拼命。河两岸有许多羡慕的眼睛，有人在心里估算一船的收入。

船靠到岸边，先填肚子。大米饭堆得尖尖的，水咸菜烧豆腐，满满一大盆，豆腐炖出孔，蜂窝煤一样，汤汁乳白，还有一碟蟹渣酱，就是小螃蟹用石磨磨成渣，再和辣椒熬成酱。一桌子热气袅袅，吃得人汗直冒。外面雪越下越大，天地间搅起来了。还不能歇，歇下就不想动。赶紧把柴捆子搬到岸上，码成垛子，腾出船，明天早上还要去荡里运柴。

芦苇全部运到家，年差不多也到了。盖了滩的人家，虽说人吃苦，年比其他人家好过一点，肉小孩随便吃，油端子也炸，年糕也蒸，新衣服上身，压岁钱有几文，傲娇得很。父母用芦荡里非人的辛劳，换来了我们的快乐。我们快乐，父母满足。

别人家，年要过五天十天，我父母初三就开始编帘子。母亲天亮前就编好两张，白天一刻不闲，编个十来张，晚上就着马灯，再编个五六张，一天大概能编二十张。一张卖一块钱，一天二十块。过了元宵节，建湖人就来收购，从织机上剪下，立马换钱。建湖人用大船运到镇江，上火车转运陕西，主要给人苫房顶，搭大棚。

家里柴多，我们小孩子也苦。放寒假，我们也要编帘子，枯燥、无聊，一站到编织杆前，我就头晕，想吐。这种日子跟芦苇荡一样，一眼望不到头，少年的心里能不恐惧吗？父母鼓励我们编帘子交学费买文具，专门给我们买了小收音机，听听广播剧，编编帘子。还是苦。只不过加了一点点糖。

家里的吃穿用度都来源于芦苇荡。芦苇于我们有恩。我问老父亲，后面的庄子，人家没芦苇滩，不吃这个苦，日子不照样过嘛。父亲不屑：你这话说的，日子跟日子能一样？他们送个月子礼一块五角钱。我一下无法衡量那时候的一块五角钱，追问，那我们家呢，送多少？我们当时最起码送三块钱。父亲豪气不减。浸透父母汗水的芦苇荡，给足父母为人的里子和面子。

前些时，我专程返乡，寻找那片芦苇荡，梦一样消失了，无迹可寻。不过三十来年。大型机械作业，让昔日湿地变成良田，取而代之的是十里荷花香，稻田白鹭飞。

冬 趣

悦 之 摄

希浦，你在哪里？

□ 贾文华

黄希浦是镇江人。当年，因为响应电业系统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他跟随在中国第十二列电工作的父母来到北疆煤城扎赉诺尔。他和我同届，开始我们不在一个班，后来因为班级调整成了同学。他中等个子，剃了个小平头，一颗醒目的小虎牙，端正的五官，和蔼的笑容，给人诚实守信的感觉。

其实，在他还没分到我们班时，我们就有过交集。初一开学时，因一点小事，我与班级同学顾明吵了起来。顾明蛮不讲理，还骂骂咧咧。我不甘示弱，两人扭打在一起。顾明把妈妈为我过年做的新衣服拽了个大口子，还使劲揪我头发；情急之下，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他面部就是一拳。那一拳，正好击打在顾明的眼眶上，顿时鲜血直流。平时从不与人为伍的我，吓得没命地往家的方向跑。

第二天上学，顾明纠结一群在学校以打架出名的“混混”，来我班找我算账。当时，黄希浦与“混混”的头头三哥（头头在家排行老三，“三哥”是他的绰号）是同学，还是同桌。因希浦学习成绩不错，平时总是帮他做作业，两人关系很好。听说要去别的班打架，希浦跟在他们身后就来了，也只是想凑凑热闹。

趁着没到上课的点，老师还没来教室，三哥嚣张地把我班教室门踹开，并当着我们全班同学的面大喊，“谁欺负顾明了，快给我滚出来！”那一刻，空气异常紧张。同学们替我捏了一把汗，不敢想象下一秒将会发生什么。就在他拉开架势，走向我的刹那，黄希浦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急切地说，“三哥，他是我家邻居，这事儿拉倒吧，算我求你了！”前一刻，我还忐忑不安，以为挨打是避免不了了；谁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三哥仔细打量我。见我一副文文弱弱的模样，并不像顾明所讲的恶人时，扭头朝顾明大喝，“就他，还能欺负得了你？准是你他妈惹的人家，往后少给我惹事！”说罢，转身消失于我班门前。

同学们爆发出一阵嬉笑声。笑平时不可一世的顾明，输得一塌糊涂。顾明无比沮丧，竟然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大声痛哭起来。本来以为把心目中的打架英雄找来，一来可以报仇出气，二来还能让自己在班级逞逞威风；没想到“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白挨一拳头不算，还里外不是人，落了个勾结外班同学闹事的“白眼狼”的下场。

后来，我和希浦成为一个学习小组成员，并成为两人一组的值日生。一次体育课间隙，他悄悄问我，“知道你跟顾明打架那件事儿，为什么我会挺身而出吗？”我疑惑地摇头。他说：“你可能不记得了，小学刚开学的那个秋天，学校组织师生观看影片《地道战》。当时，我因为视力不好，看不清银幕，就想与正好坐我前排的你交换座位；没想到，你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答应了，还递给我手心里那张湿漉漉的电影票。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你的模样……”

我和希浦成了好朋友。一直到我们初三放寒假的时候，由于援助时间到期，十二列电圆满完成工作任务，转向其他地方继续援助。在那个瑞雪飘飘的季节，希浦再次与家人踏上远方征程。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年少无知，不懂得天各一方的真相，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从此，彼此音讯皆无。

无数个不眠之夜，我时常默默自语：“希浦，你现在在哪里？你还在镇江吗？老师和同学都很想你呀！我，也真的很想你呀！”

母亲的牵挂

□ 郑立广

上周因受凉腰痛病复发，为让母亲相信我对她并非都是报喜不报忧，于是在电话里轻描淡写把自己病情告诉了她。母亲听后很是担心，每天都会打来两次电话，或问我的身体状况，或告诉一些医治偏方。不曾想自己一次小病让母亲如此牵挂，真是懊悔不已。好在经过几天的理疗身体很快康复，母亲知道后才停止每天的电话“轰炸”。

儿时，母亲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健康，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不管谁身体不适，每天在生产队劳累一天的母亲都会极为关切。父亲长年远在外地工作，照顾不到家里，母亲一个人再困难都会想办法把我们送到医院治疗，从不耽误一刻。当年两位相差一岁的兄长同时出麻疹，母亲用一担箩筐翻山越岭把他们挑到五公里外的公社卫生所，及时救治让两位兄长脱离危险。村里有的人家小孩因此病丢掉性命，原因就是等家里主事的男人耽误了时间。而母亲当年才24岁，难怪村里很多人对母亲一直很佩服。

在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过程中，最让母亲费心的是小妹。小妹幼时患有哮喘，每次病情发作就喘不过气，母亲一直想把小妹的病根治，父亲每月发了工资准时把钱寄回家，母亲把这些钱大多用在村和乡卫生所，民间各种偏方更是试遍。等到我们长大才知道，哮喘病除增强体质，减少与花粉等过敏源接触，很难根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兄弟姐妹通过各自努力纷纷从农村到了城里，且都有了稳定工作，老家只有母亲独自一人在看护我们的“老巢”。我们都劝她到城里与我们一起生活，可母亲以不习惯为由，还是留在老家继续种着她的一亩三分地。好在近些年通讯发达，通过经常给母亲打电话，让我们能实时知道母亲的近况。而母亲最关心的还是我们的身体状况，每次打电话总会问我和妻子女儿身体如何。

为免除母亲的牵挂，今后我要注意保养好自己，因为我的身体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于我的母亲，我不能做到经常回老家去看望她，但也不能让母亲再为千里之外的儿子担心！

西津渡，亮丽的名片

□ 靳小华

真的，你不用哭泣
我相信
云台山那棵大树上的露珠
绝非是你的眼泪
也许
当年临江耸立的气势
成了永逝的回忆
千帆竞渡带来
赞美你的唐诗宋词
真的，你不用悲伤

前方长江的涛声
绝非是你深沉的叹息
你曾在明媚的日子里迎过乾隆
你也在茫茫暗夜里和白娘子诀别
许仙一声长长的娘子
写就了婉约江南的爱情诗篇
可以想象当年这里何等壮观
舟来船往
把江南的柔情远播四方
又把四方的厚义载回故乡

真的，你不要难过
漫漫长夜里的冬雨
绝非是你心灵的泪水
虽然大江大河再也回不到身边
你却依然是永远的渡口
在幽深的小巷里
是否看到古老的青石板上
一群游人正悠闲地走来
寻找古老
探访沧桑

你已成为这个城市历史的坐标
你已成为这个城市永久的傲骄
既然不再是人们的渡口
那就成为这个城市
亮丽的名片

新书架

《沉默的病人》((英)亚历克斯·麦克利兹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定价：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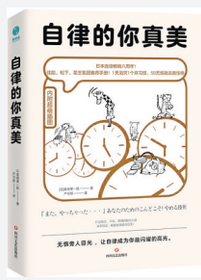
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神反转《消失的爱人》式危险关系，伏线千里，极限反转。

《目光》陶勇 李润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定价：49.80元

本书包含了陶勇从医二十年来对人生的思考感悟，对生死的看法，对人性善恶的思辨，和对医患关系的审视。

《头等舱》黄佟佟 著 东方出版社 定价：59.00元

四位70后女子实现阶层跃升的传奇，一代人在爱情、梦想、金钱冲击下的跌宕人生。



《自律的你真美》（日）美崎荣一郎 著，严可婷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定价：45.00元

与坏习惯断舍离，无惧旁人目光，让自律成为你最闪耀的高光。

本栏目书籍由市新华书店提供